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

明 張溥 輯



賦

洞簫賦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
標數紛以扶疎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嶇崑崙倚巖迤

嶮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
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
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
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揚素波
而揮連珠兮聲磕磕而澍淵朝露清冷而隕其側兮玉
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
翱翔乎其顛秋蛸不食抱樸而長吟兮元猿悲嘯搜索
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屏兮密漠泊以黷猿惟詳察其素

體兮宜清靜而弗誼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
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班匠施巧夔襄
准法帶以象牙提其會合鏤鏤離灑絳脣錯雜隣菌繚
糾羅鱗捷獵膠緻理比挹拊搯擣於是乃使夫性昧之
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黑白之貌形憤伊鬱而
酷礧愍眸子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
故吻吮值夫宮商兮和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以順吹兮
瞋啍啍以紆鬱氣旁迂以飛射兮馳渙散以邇律趣從

容其勿述兮驚合還以詭譎或混沌而潺湲兮獵若枚
折或漫衍而絡驛兮沛焉競溢惓惓密率掩以絕滅嚙
霰暉踴跳然復出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
啾噉而將吟兮行鏤鉅以和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嫖
嫖以娑娑翩緜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他要復遮其
蹊徑兮與謳謠乎相蘇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
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應順叙卑迭
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淖慷慨一何

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較輶佚
豫以沸渭其仁聲則若颿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還
以聚斂兮或拔擢以奮棄悲愴怵以惻怛兮時恬淡以
綏肆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
兮良醪醴而有味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
之而不懟剛毅強馘反仁恩兮嘽啍逸豫戒其失鍾期
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師襄嚴春
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崑碩朱均惕復惠兮

桀跖鬻博儻以頰頰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
貴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憚
悵瀾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杳罔象相求故知音者樂而
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為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歎
擊涕收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脹膝者已
是以蟋蟀蚍蜉跂行喘息螻蟻蝓蜒蠅翅翅遷延徙
迤魚瞰雞睨垂喙蛩轉瞪曹忘食况感陰陽之和而化
風俗之倫哉

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洩汎
淩趨巖道兮哮呬咻喚躋躋連絕湍殄沌兮攪搜潒捎
逍遙踴躍若壞頽兮優游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頽
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
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吟氣遺
響聯緜漂撇生微風兮連延絡驛變無窮兮

騷

九懷王逸註

匡機

極運兮不中

周轉求君道不合也

來將屈兮困窮

還就農桑修播植也

余深

愍兮慘怛

我內憤傷心剝切也

願一列兮無從

欲陳忠謨道隔塞也

乘日月

兮上征

想託神明陞天庭也

顧遊心兮鄙豐

鄙與鎬同鄴一作豐回盼周京念先聖也

文王都鄴武王都鄩二聖有德明於用賢故顧其都冀遭遇也

彌覽兮九隅

歷觀九州求英俊也

彷徨兮蘭宮

遊戲道室誦五經也一作彷徨

芷閭兮葯房

居仁履義守忠貞也

奮

搖兮衆芳

動作應理行馨香也

茵閣兮蕙樓

節度彌高德成就也

觀道兮從

橫

衆人瞻望聞功名也

寶金兮委積

志意堅固策謀明也

美玉兮盈堂

懿譽光明

滿朝廷也桂水兮潺湲芳流行溢揚流兮洋洋潔白之化著

蔡兮踴躍

著龜喜樂慕清高也著筮也蔡大龜也論語曰臧文仲居蔡也

孔鶴兮回翔

畏怖羅網陞青雲也鶴一作鵲

撫檻兮遠望

登樓伏植觀楚郢也

念君兮不忘慕思

懷王結中情也

怫鬱兮莫陳

忠言蘊積不列聽也

永懷兮內傷

長思切切中心痛也

通路

天門兮墜戶

金闕玉閨君之舍也

孰由兮賢者

誰當涉履英俊路也

無正兮

溷廁

邪佞雜亂來竝居也

懷德兮何覩

忠信之士不見用也

假寐兮愍斯

冠衣

而寢自憐傷也不脫冠帶而臥曰假寐詩云假寐永歎

誰可與兮寤語

衆人愚闇誰與謀也

痛鳳兮遠逝

仁者之士道世去也

畜鵠兮近處

鵠音宴畜養佞諛而親附也

鯨

鰓兮幽潛

鰓七禽切大賢隱匿竄林藪也

從鰓兮遊階

小人竝進在朝廷也鰓鰓大魚

也鰓小魚也

乘虬兮登陽

意欲駕龍而陞雲也

載象兮上行

遂騎神獸用登天也

神象白身赤頭有翼能飛也

朝發兮葱嶺

旦發西極之高山也

夕至兮光明

暮宿

東極之丹壑也

北飲兮飛泉

吮嗽天液之浮源也

南采兮芝英

咀嚼靈草以延年也

宣遊兮列宿

徧歷六合視衆星也

順極兮徜徉

周繞北辰觀天庭也

紅采兮

駢衣

五色婆娑芬華英也

翠縹兮為裳

衣色瓌瑋耀青葱也

舒佩兮絢纚

音絢

申纚音離緩帶徐步五玉鳴也

竦余劒兮干將

握我寶劒立延頸也

騰蛇兮後從

神虺侍從
慕仁賢也

飛駟兮步旁

駟驢奮飛
承載輸也

微觀兮玄圃

上睨帝
圃見天

園覽察兮瑤光

觀視斗杓
與玉衡也

啓匱兮探筴

筴與策同發匣
引籌考祿相也

悲命兮相當

不獲富貴
值流放也

紉蕙兮永詞

結草為誓
長訣行也

將離兮

所思

背去九族
遠懷王也

浮雲兮容與

天氣滃溶
乍東西也

道余兮何之

一道

作導來也導
我難處從也

遠望兮阡眠

遙視楚國
暗未明也

聞雷兮聞聞

君好
妄怒

威武盛也
陰憂兮感余

內愁鬱伊
害我性也

惆悵兮自怜

悵然失志嗟
厥命也怜一

憐作

危俊

林不容兮鳴蜩

國不養民賢宜還也

余何留兮中州

我去諸夏將遠逝也陶

嘉月兮總駕

嘉及吉時驅乘駟也

蹇玉英兮自修

采取瓊華自修飾也

結榮

惟兮逶逝

束草陳信遂奔邁也

將去烝兮遠遨

違離於君之四裔也

徑岱土

兮魏闕

行出北荒山高桀也

歷九曲兮牽牛

過觀列宿九天際也

聊假日兮

相伴

且徐遊戲須年歲也

遺光耀兮周流

敷揚榮華垂顯烈也

望太一兮淹

息

觀天貴將上沈滯也

紆余轡兮自休

緩我馬勒留寢寐也

晞白日兮皎皎

天精光明而察照也

彌遠路兮悠悠

周望八極究地外也

顧列宇兮縹縹

縹縹皮

六切邪視彗星光瞽瞍也

觀幽雲兮陳浮

山氣滃鬱而羅列也

鉅寶遷兮砢礪

砢孚允切礪音隱太

歲轉移聲礪礪也

雉咸雉兮相求

飛鳥驚鳴雌雄合也

決莽莽

兮寃志

周望率土遠廣大也

懼吾心兮憐憐

憐音絀惟我憂思意愁毒也

步余

馬兮飛柱

徘徊神且休息也

覽可與兮匹儔

歷觀羣英求妃合也

卒莫有

兮纖芥

衆皆邪佞無忠直也

永余思兮怵怵

怵音抽愁心長慮憂無極也

昭世

世溷兮冥昏

時君闇蔽臣貪佞也一云世溷濁也

違君兮歸真

將去懷王就仁賢也

一云臣違君兮

乘龍兮偃蹇

駢駕神獸拏紛紜也

高回翔兮上臻

行戲遊遊遂至

天襲英衣兮緹縞

縞音綫重我絳袍采色鮮也

披華裳兮芳芬

徐曳文衣

動馨香也詩登羊角兮扶輿陟彼高山徐顧晚也浮雲漠兮自娛

乘雲歌吟握神精兮雍容握持神明動容儀也與神人兮相胥留侍

松喬與流星墜兮成雨陰精竝降如墜雨也進瞵盼兮上丘墟音瞵

鄰盼音汾天旦覽舊邦兮滄鬱下見楚國之危亂也余安能兮久

居將背舊鄉之九夷也志懷逝兮心惻慄惻音留心中欲去內傷悲也紆余轡

兮躊躇緩我馬勒而低徊也聞素女兮微歌神仙謳吟聲依微也聽王后兮

吹竽伏妃作樂百蟲至也魂悽愴兮感哀精神惆悵而思歸也腸回回兮盤

紆意中毒悶心紆屈也撫余佩兮繽紛持我玉帶相糾結也高太息兮自憐

長歎傷已遠放棄也使祝融兮先行俾南方神令昭明兮開門神

前趨關梁發也馳六蛟兮上征乘龍直驅也竦余駕兮入冥遂馳

上寥廊也歷九州兮索合周遍天下誰可與兮終生莫足與

密忽反顧兮西囿見彼隴蜀覩軫丘兮崎傾山陵嶽峯

橫垂涕兮泣流悲思念國悲余后兮失靈哀昔我君

尊嘉

季春兮陽陽三月温和列草兮成行百卉垂條余悲兮

蘭生哀彼香草委積兮從橫橫音黃枝條摧江離兮遺

損忠正之士辛夷兮擠臧
擠子里切仁智
伊思兮往古

惟念前世亦多兮遭殃仁義遇罰
伍胥兮浮江吳王棄

諸賢俊也禍及身也
屈子兮沈湘懷沙負石
運余兮念茲轉思念此
心內

兮懷傷腸中惻痛
望淮兮沛沛臨水恐慄畏禍患
濱流

兮則逝意欲隨水
榜舫兮下流乘舟順水
東注兮礚礚

濤波踊躍而隱遁也
蛟龍兮導引虬螭水禽馳在前
文魚兮上瀨

多陰險也蛟龍沃兮
巨鱗扶已抽蒲兮陳坐
拔草為席
援芙蓉兮為蓋引取

以覆身也一云援英
水躍兮余旌風波動我
繼以兮微

兮為蓋一云拔英

蔡

續以草芥入已船也

雲旗兮電驚

遂乘風電驅橫奔也

儵忽兮容裔

往來亟疾

若鬼神也

河伯兮開門

水君埃望開府寺也

迎余兮歡欣

喜笑迎已愛我善也

顧

念兮舊都

還視楚國思郢城也

懷恨兮艱難

抱念悲恨常欲還也

竊哀兮浮

萍

自比如蘋生水蘋也

汎淫兮無根

隨水浮游乍東西也

蓄英

秋風兮蕭蕭

陰氣用事天政急也

舒芳兮振條

動搖百草使芳熟也

微霜兮

眇眇

霜凝微薄寒深酷也

病歿兮鳴蜩

飛蟬卷曲而寂然也

元鳥兮辭歸

燕將

入海化為蛤也

飛翔兮靈丘

悲鳴神仙奮羽翼也

望谿兮滄鬱

川谷吐氣雲閣昧也

熊羆兮咆嗥

猛獸應秋將害賊也

唐虞兮不存

堯舜已過難追逐也

何故兮

久留

宜更求君之他國也

臨淵兮汪洋

瞻望大川廣無極也

顧林兮忽荒

視回

喬木與山薄也

修余兮桂衣

整我衿裳自結束也

騎霓兮南上

託乘赤霄登張翼也

乘雲兮回回

載氣溶溶意中惡也

亹亹兮自強

稍稍陞進遂自力也

將息兮

蘭皋

且欲中休止方澤也

失志兮悠悠

從高視下目眩惑也

紛蘊兮徽鰲

音紛

紛蘊音云徽音梅鰲音黎愁思蓄積面垢黑也

思君兮無聊

聊音留想念懷王忘寢食也

身

去兮意存

體遠情近在胃臆也

愴恨兮懷愁

心中憂恨內悽惻也

思忠

登九靈兮遊神

想登九天放精神也神一作精

靜女歌兮微晨

神女夜吟聲激

清悲皇丘兮積葛衆體錯兮交紛

言已見美大之丘葛草緣之而生交錯茂

盛人不異而采取則不成締綌也

以言楚國貞枝抑兮士民衆多君不異而舉用則不知其有德也

枯槁

貞

枉車登兮慶雲

慶雲喻尊顯也言葛有正直之枝抑棄枯槁而不見采枉壤惡

者滿車陞進反見珍重御尊顯也以言貞正之人棄於山野佞曲之臣陞於顯朝也

感余志兮慘

慄

動踊我心如折割也

心愴愴兮自憐

意中切傷憂悲楚也一云心悲兮

駕元螭

兮北征

將乘山神而奔走也

羣吾路兮葱嶺

羣音向欲喻高山度阻險也

連五

宿兮建旌

係續列星為旗旌也

揚氛氣兮為旌

舉布靈霧作旌表也

歷廣漠

兮馳騫

徑過長沙馳騫馬也

覽中國兮冥冥

顧視諸夏尚昧晦也

元武步兮

水母

天龜水神侍送余也

與吾期兮南榮

與已為誓會炎野也南方冬溫草木常茂故曰

南登華蓋兮乘陽

上攀北斗躡房星也乘一作桑

聊逍遙兮播光

且徐遊戲

布文

抽庫婁兮酌醴

引持二星以斟酒也

援爬承兮接糧

爬音袍啖食神

果志厭飽也

畢休息兮遠逝

周徧留止而復去也

發玉輶兮西行

引支車木

遂馳

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

世憎忠信愛諂諛也

寤辟標

兮永思

心常長愁摭心踊也辟摭心貌也

心怫鬱兮內傷

憂思積結肝腑爛也

陶壅

覽杳杳兮世惟

觀楚泥濁俗愚蔽也

余惆悵兮何歸

罔然失志傷無依附也

時俗兮溷亂

哀愍當世衆貪暴也

將奮翼兮高飛

振翅翱翔絕塵埃也

駕八

龍兮連蜷

乘虬翱翔見容貌也

建虹旌兮威夷

樹蜺蜺旗紛光耀也

觀中宇

兮浩浩

大哉天下難徧照也

紛翼翼兮上躋

盛氣振迅陞天衢也

浮溺水兮

舒光

遂渡沉流揚精華也

淹低徊兮京沚

沚讀平聲且留水側息河洲也水中可居為洲

小洲為渚小渚為沚京沚者即高洲也

屯余車兮索友

住我之駕求松喬也

覩皇公

兮問師

遂見天帝詔秘要也

道莫遑兮歸真

執守無為修朴素也

羨余術兮

可夷

念已道藝可悅樂也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夷喜也

吾乃逝兮南娛

往之太陽

遊九道幽路兮九疑

疑通作嶷陟歷深山過舜墓也

越炎火兮萬里

積熱

彌天不可處也

過萬首兮嶷嶷

見海中山數萬頭也海中嶷嶷嶽嶽屬交趾也嶷嶷一作

旌濟江海兮蟬蛻

遂渡大水解形體也

絕北梁兮永辭

超過海津長訣去也

浮雲鬱兮晝昏

楚國潰亂氣未除也

霾土忽兮塵塵

風俗塵濁不可居也塵音

廉息陽城兮廣夏

遂止炎野大屋廬也

衰色罔兮中怠

叶徒來切志欲憊憊

身罷勞也

意曉陽兮燎寤

心中燎明內自覺也

乃息軫兮存茲

徐自省視至此

處也思堯舜兮襲興

喜慕二聖相繼代也

幸咎繇兮獲謀

叶謨悲切冀遇虞舜

與議道也悲九州兮靡君

傷今天下無聖主也

撫軾歎兮作詩

伏車浩歎作風

也雅

秣昭

悲哉于嗟兮

愁思憤滿長歎息也

心內切嗟

意中激感腸病痛也

歎冬而生

兮

物叩盛陰不滋育也

凋彼葉柯

傷害根莖枝卷曲也

瓦礫進寶兮

佞偽愚戇侍帷

也

捐棄隋和

貞良君子棄山澤也

鈐刀厲御兮

頑嚚之徒任政職也

頓棄太

阿

明智忠賢放斥逐也

驥垂兩耳兮

雄俊佯愚開口目也

中坂蹉跎

衆無知已不盡

力蹇驢服駕兮

駕鈍之徒為輔翼也

無用日多

僮蒙並進填滿國也

修潔處

幽兮

執履清白居陋側也

貴寵沙廁

權右大夫識也

大夫佯不音磨

鳳皇不翔兮

賢智隱處
深藏匿也

鵜鴂飛揚

小人得志
非威福也

乘虹驂蜺兮

託駕神器
而遠征也

載雲變化

陞高去俗
易形貌也

鶴鵬開路兮

仁士智鳥
導在前也

後屬青蛇

介蟲之長
衛惡姦也

步驟桂林兮

馳逐正道
德香芬也

超驤卷阿

騰越曲阜
過阨難也

丘陵翔儔兮

山丘踊躍
而歡喜也

谿谷悲歌

川瀆作樂
進五音也

神章靈篇

兮

河圖洛書
諱識文也

赴曲相和

宮商並會
應琴瑟也

余私娛茲兮

我誠樂
此發中

孰哉復加

天下歡悅
莫如今也

還顧世俗兮

回視楚國
及衆民也

壞敗罔

羅廢棄仁義

卷佩將逝兮

袂衣束帶
將橫奔也

涕流滂沱

思君念
國泣霑

也衿

亂曰皇門開兮

王門啓闢路四通也一云皇開門也

照下土

鏡覽幽冥見萬方也株

穢除兮

邪惡已消遠逃亡也

蘭芷覩

俊人英雄在朝堂也

四佞放兮

驩共苗絲竈四

荒後得禹

乃獲文命治江河也

聖舜攝兮

重華秉政執紀綱也

昭堯緒

著明唐業

致時雍也

孰能若兮

誰能知人如唐虞也

願為輔

思竭忠信備股肱也

論

四子講德論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盖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

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噉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繫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嫱西施善毀者不能蔽

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
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
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辦公輪不能以斲
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
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
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
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
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輶而聽之詠歎中雅轉

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

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論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
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
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
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心之
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宜故
美玉蘊於砭砭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
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
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

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
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
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
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
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
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
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
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

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繫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
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
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湏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
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
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
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
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

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
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
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鱗鱗竝逃九罟不以為虛是以許
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
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
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
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
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

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
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
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
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
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
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
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
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

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渫庸尅滅彊吳

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
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
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
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
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
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
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竝至填庭溢闕含淳
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

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
身修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
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
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
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
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
游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
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

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
不聞秦之時耶違三主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
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
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
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肌慄骨伏吹毛求疵竝施螫
毒百姓怔忡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
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
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

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
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
鳳皇來儀翼翼豈豈群鳥竝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
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
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東夷歸周
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
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
虎示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

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冠甲士寢而旂旗仆也文學夫子
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
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
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
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
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
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
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

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
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臬矐
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
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
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黠淺不能
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
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繇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
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
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
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
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
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
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

矧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鐔水
斷蛟龍陸剌犀革忽若簪泥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
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
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
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郛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
馳騁騫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
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

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
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
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
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
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
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
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

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
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
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
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
之臣故虎嘯而列風龍興而致雲蟋蟀蒞秋吟蜉蝣出
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
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

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鸞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

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呶噓呼吸
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
信乎其以寧也

甘泉宮頌

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荆後臨北極左撫
仁鄉右望素域其宮室也仍截辟而為觀攘抗岸以為
階壅波濶而鱗坻馳道列以逶迤覽除閣之麗靡覺堂
殿之巍巍徑落莫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櫨鏤螭龍以造

牖采雲氣以為楣神星羅於題鄂虹蜺往往而繞榱縵
倏忽其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主之優游時娛神
而歎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
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

移文

移金馬碧雞文

華陽國志曰蜻蛉縣山有碧雞金馬光影倏
忽民多見之有山神漢宣帝遣王褒祭之敬

致金
馬

持節使者敬移南崖金精神馬剽剽碧雞處南之荒深
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
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
何事南荒也

約

僮約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
倩行酤酒便了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

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
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
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
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
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
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孟鑿井浚
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
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蹠坐大呶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結

葦臘纒沃不酪住醢醢織履作麓黏雀張烏結網捕魚
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鶩百餘驅
逐鴝鳥持稍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餽食
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
櫻種瓜作瓠別茹披葱焚槎發疇壟集破封日中早焚
鷄鳴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
水作鋪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臠芋膾魚
魚鼈烹茶盡具鋪已蓋藏關門塞竇餽猪縱犬勿與隣

里爭鬪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
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
樹當栽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推紡
惡敗機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
小市歸都擔梟轉出旁蹉牽牛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
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
醜詈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
癡愚持斧入山斷槩栽棘若殘當作俎机木屐及羸盤

焚薪作炭礪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讀日暮以歸當
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
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
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
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
椅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
筦織席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
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

當答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仵仵扣頭兩手自縛
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
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太平御覽

載僅約尚有榆菱窖芋南安拾栗採橘
持車載輶等語然則茲篇尚屬節文

文

責髯奴文

古文苑作黃香今
從藝文作王褒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
若春田之苗因風披拂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

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紕綫潤之以芳脂萃

萃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搖鬚

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鬢動鬣則妍覈臧否內育瓌形外

闡宮商相如以之間都顓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

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汚穢泥土傖嵬穰

孺與塵為伍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惣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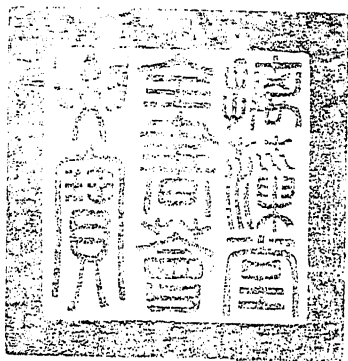
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髭正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

體為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

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釐為子鬚者不亦難乎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 臣裴 謙

謄錄舉人 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九十六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

明 張溥 輯



劉向集

賦

請雨華山賦

崆嶺魏靖嶢山清忽幽昧往曲勃林岑茱萸

一作

竭離

安連迎崦通谷曼服慨登草均阿阪殷紛聲沸路遼遠

調修嶧嶧寒服嶼冥冥蘭蔓散峽靖靖休休溱溱路黍
稷雲嶢忽傳天下爲深壑旅請今深渥水谷密請宜令
所出百鎗鎗清池涌泉淡州鳴鶩翔喋喋殊侶診賞懸
若神悲哀但往不可語人鹿麕麕麕他他野牛勝握
觸熊螯螯律怒佛持林旅象犀庸遊山陵天陰且雨員
日聆棠柘梓桐樛梢母猴猿木戲手相持睠陽趨焚若
風時憚鴛飄陽鸞孔翠文章明豎曠苑食游山旁悵蠓
狐貉臨水凝渾兮不觸果必方莖格可爲悵陵鯉難神

龜春夏出游冬自根聖人親之誠虞哉號拖何不可勝
亦路臨何爲華山

疏

理甘延壽陳湯疏

是時石顯匡衡以延壽湯矯制生事於蠻夷
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上重違其議而內
嘉湯等功議久不決向
上疏元帝於是詔議封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
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

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
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擒歙侯之旗
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
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
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
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
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

嘉折首匪獲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
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
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
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
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
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
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
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

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
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强于大宛
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
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諫營起昌陵疏

更生坐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故九卿召拜爲中郎領護三輔都水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上感其言而不能從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

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
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
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
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
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
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
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

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
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
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
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

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
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
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櫟里子葬于武庫皆無丘壠
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默慮無窮之計也其
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
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
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識也爲四
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

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
葬于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
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
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
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
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
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智
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

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
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
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
墳其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
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鳬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
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瘞工匠計
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
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

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
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
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
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
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
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
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
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

園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秦魯如此而絕
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
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
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工費大萬
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
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
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

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
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
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
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
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
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
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論星孛山崩疏

向廉靖樂道積思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復上疏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教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

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
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
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
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
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
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
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
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

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異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

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
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
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
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
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說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佂來
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

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說成帝興禮樂

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
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
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
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
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

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
于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
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
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于陷大
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
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
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
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于齊魯之士然

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諫成帝

聖人即天地以耀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黎民無怨用能隆興肩嗣與天無窮也

上書

使人上變事書

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並領尚書事薦更生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輔政時苦外戚許史放縱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

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爲所譖毀堪更生下獄及望之免官春地震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震復震恭顯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戚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辭服遂逮繫下太傅韋玄成等劾免爲庶人而望之坐使子上書訟冤令詣獄置對自殺天子甚悼恨之擢堪爲光祿勳堪弟子猛爲光祿大夫見信任更生見二人在位幾已得復進然懼其傾危乃上封事條災異以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

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
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
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
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
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
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
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
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

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
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
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
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
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
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
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
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

異之原塞矣

封事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沉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

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還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

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楚釐楚麥也始
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
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
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口瞞瞞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

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
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
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
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
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篡殺殃禍竝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

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蝻螟螽并起當是

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賀戎
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
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
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
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
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

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
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
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
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
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

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
雨雪麋麋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
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
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

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

重至者也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衆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

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
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極諫外家封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災變浸甚向謂外家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
主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召見向歎息悲傷其
意以向爲中壘校尉上數欲用爲九卿以王
氏故終不遷居列大夫三十餘
年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
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

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
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
者以雍徹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
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
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
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
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

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

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
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
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
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
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

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
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
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
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
疏上出屋檐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
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
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

移于外戚降爲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
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
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
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
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
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
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
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

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
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
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
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議

神寶舊時議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
祭祀者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
泉行宮折拔樹木十圍以上百餘上以問劉
向向對上意恨之後以久無繼嗣遂並修復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
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
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
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
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
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大牢遣候者乘傳馳
詣行在所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
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

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
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
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
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日食對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
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向對

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既
其占恐害繼嗣

頌

高祖頌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爲
豐公

銘

杖銘

一作崔瑗御覽
摘作馮植恐誤

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
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

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薰爐銘

嘉此正器漸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序

上戰國策敘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

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
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
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
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
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
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
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
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

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
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
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
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
春秋時已四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
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
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竝立於
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

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
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
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
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
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
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
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
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

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竝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

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儔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

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
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
下杖于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
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
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二王二世愈甚惠不
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敗
壞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
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
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
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
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闕故其謀
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
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
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
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上關尹子

陳氏曰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
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
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
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
隱德行入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

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有開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上晏子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
篇臣向謹與長社尉叅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所書一
篇叅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
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
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
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
者多謹頗略櫛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

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
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
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公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
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
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
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
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

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今其書六篇
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
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
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
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覽謹第錄臣向
昧死上

上子華子

漢藝文志及隋唐宋志悉無子華子吳兢李
叔一家書目亦不載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

醫卜其字多用左傳
班史決非先秦古書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
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
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
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雋之士爲
其家臣子華子生于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
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
自號程子名稱藉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郟歎曰天下

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繡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綱紀以仁義存誠養操

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
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
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答卒以不遇可
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上列子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
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讎太常書
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叅書二篇內外書凡

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
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
衆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
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
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
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
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

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
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
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
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
上

上於陵子

鄧文原云此前史藝文及崇文總目所無惟
石廷尉熙明家藏有之○按其書詞義褻淺

必出
僞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中書於陵子
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殺青書可繕寫
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
齊之世家兄戴爲齊王卿士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
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爲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
陵身織履妻辟纊以爲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
遂與其妻逃去爲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于楚臣觀周
室衰微諸侯競爲富强貪攘相率草上之風以故冉有

爲季氏宰富於周公至於戰國士適騰智竊貲自雄沈
厥原始而廉風遂渺是以顏觸魯連之徒亂流而出黽
勉行事輒以長傑當時况仲子遁上遁民舍車而徒礪
志潔身亡有疑二者哉即其違遠中庸取譏通人至讀
其先人夢葵諸篇可謂亡歎幽昧足有嚴慕者詩云相
在爾室上不愧於屋漏仲子有焉晚近王公不閑軌度
貪侈轉相法則用澆元元傾世遐顧寧有其人爲之綱
紀故臣願陛下少加覽觀風諭臣工庶幾有益道教臣

向謹第錄昧死上

孫卿子後序

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主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爲蘭陵令

誠子歆書

告歆思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
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
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
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
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蹇跂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
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
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

者在閭也

又

歆通詩書能屬文成
帝召見署爲黃門郎

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新頃皆謝貴人叩頭謹
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騷

九歎

伊伯庸之末胄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陽兮

惟楚懷之嬋連原生受命于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
名字於天地兮竝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
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后聽
虛而黜實兮不吾理而順情腸憤悵而含怒兮志遷蹇
而左傾心懨懨而不我與兮躬速速而不吾親辭靈修
而隕意兮吟澤畔之江濱椒桂羅以顛覆兮有竭信而
歸誠讒夫藹藹而曼著兮曷其不舒予情始結言於廟
堂兮信中塗而叛之懷蘭蕙與衡芷兮行中壅而散之

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間而自恃
兮徑淫曠而道靡顏黷黷以沮敗兮精越裂而衰耄裳
襜褕而含風兮衣納納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
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
玄石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芙
蓉葢而淩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薜荔飭而陸離薦兮
魚鱗衣而白蜺裳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思
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

溶而東回心怊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自頽白露紛紛
以塗塗兮秋風瀏瀏以蕭蕭身水流而不還兮魂長逝
而常愁

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磔兮波逢洶涌紛滂沛兮揄揚滌
盪漂流隕往觸岑石兮龍卽將圉繚戾宛轉阻相薄兮
遭紛逢凶蹇離尤兮垂文揚采遺將來兮

右逢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愬

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知兮即聽夫讒人之諛辭余
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照兮撫
招搖以質正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竝聽兆出名
曰正則兮封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
而彌純不從俗而諛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繩以追
曲兮屈情素以從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
羣阿容以晦光兮皇輿覆以幽辟輿中塗以回畔兮駟
馬驚而橫犇執組者不能制兮必折軛而摧轅斷鑣銜

以馳騫兮暮去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
千里身衡陷而下沈兮不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
兮惜皇輿之不興出國門而端指兮方冀壹寤而錫還
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
思彭咸之水遊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曲
江之逶移兮觸石碣而衡遊波灃灃而揚澆兮順長瀨
之濁流淩黃沱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竝
集兮身容與而日遠擢舟杭以橫瀾兮涖湘流而南極

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
浮遊以高厲志蛰蛰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

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嗟幽悲兮去郢東
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以茲故兮河水滢滢情所願
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

右靈懷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身憔悴而考旦兮日
黃昏而長悲閔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冤鷄孤雌吟

於高墉兮鳴鳩棲於桑榆元媛失於潛林兮獨偏棄而
遠放征夫勞於周行兮處婦憤而長望申誠信而罔違
兮情素潔於紉帛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耀於玉石傷
壓次而不發兮思沈抑而不揚芳懿懿而終敗兮名靡
散而不彰背玉門以犇騫兮蹇離尤而干詬若龍逢之
沈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念社稷之幾危兮反爲讐而
見怨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若青蠅之偽質
兮晉驪姬之反情恐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孽

子之號咷兮本朝蕪而不治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
而被疑苑薜蘿與菌若兮漸藁本於滂瀆淹芳芷於腐
井兮棄雞駭於筐簾執棠谿以荆蓬兮秉干將以割肉
筐澤瀉以豹鞞兮破荆和以繼築時溷濁猶未清兮世
殺亂猶未察欲容與以竢時兮懼年歲之既晏顧屈節
以從流兮心鞏鞏而不夷寧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以
遭迴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經營原

野杳冥冥兮乘騏驎舒吾情兮歸骸舊邦莫誰語兮
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右離世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寃結腸紛紜以繚轉兮涕
漸漸其若屑情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而質正合五嶽
與八靈兮訊九魁與六神指列宿以白情兮訴五帝以
置詞北斗爲我質中兮太一爲余聽之云服陰陽之正
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蚺虬兮帶隱虹之逶迤

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爵與鷄鷄遊青霧之颯戾兮服
雲衣之披披杖玉策與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與霓旌
之帶翳兮建黃昏之總旄躬純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
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厲乘隆波而南度
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陸
魁堆以蔽視兮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會
閔而迫身雪雰雰而薄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
幽險兮石嶮嵯以翳日悲故鄉而發怒兮去余邦之彌

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橫舟航而濟湘
兮耳聊啾而懍慌波滢滢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
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無識引日月以指極兮少須
臾而釋思水波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以
南北兮霧宵晦以紛闇日杳杳以西頽兮路長遠而窘
迫欲酌醴以娛意兮蹇騷騷而不釋

歎曰飄風蓬龍埃拂拂兮草木搖落時槁悴兮遭傾遇
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歎涕沆沆兮舒情陳詩冀以自免

兮頽流下逝身日以遠兮

右怨思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迨服覺酷以殊俗兮
貌揭揭以巍巍譬若王儁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
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榮登崑崙而北首兮悉
靈囿而來謁選鬼神於太陰兮登閭闔於玄闕回朕車
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兮朝四靈於
九濱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絕都廣以直指

兮歷祝融於朱冥枉玉衡於炎火兮委兩館於咸唐貫
頌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於四海兮志升
降以高馳徵九神於回極兮建虹采以招指駕鸞鳳以
上遊兮從元鶴與鷦朋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羣鶴於瑤
光排帝宮與羅囿兮升縣圃以眩滅結瓊枝以雜佩兮
立長庚以繼日凌驚雷以軼駭電兮綴鬼谷於北辰鞭
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憩高風以徘徊兮覽周
流於朔方就顓頊而敷詞兮考玄冥於空桑旋車逝於

崇山兮奏虞舜於蒼梧
涖楊舟於會稽兮就申胥於五
湖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黯兮
時溷濁猶未央懷蘭茝之芬芳兮妬被離而折之張絳
帷以檐檐兮風邑邑而蔽之日暵暵其西舍兮陽炎炎
而復顧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淫瀕溶紛若霧兮潺湲輾
轉雷動電發馭高舉兮升虛凌冥沛獨浮清入帝宮兮
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右遊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聲嗷嗷以寂寥兮顧
僕夫之憔悴撥諂諛而匡邪兮切渙忍之流俗盪濃淒
之姦咎兮夷蠹蠹之溷濁懷芬香而挾蕙兮佩江離之
菲菲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峨峨登長陵而四望
兮覽芷圃之蠡蠡遊蘭皋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嶮嵯揚
精華以眩耀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旎兮紉荃
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菴死驅子僑之

奔走兮申徒狄之赴淵若夷田之純美兮介子推之隱
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荆和氏之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
王子比干之橫廢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
圜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異態欲竢時於須臾兮日陰
曠其將暮時遲遲其日進兮年忽忽而日度妄周容而
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竢時風之清激兮愈氛霧其如
塵進雄鳩之耿耿兮讒紛紛而蔽之默順風以偃仰兮
尚由由而進之心憤恨以冤結兮情舛錯以曼曼蹇蹇

荔於山野兮采撚枝於中州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
而長懷孰契契而委棟兮日晡晡而下頽

歎曰油油江湘長流汨兮挑揄揚波盪迅疾兮憂心展
轉愁怫鬱兮寃結未舒長隱恣兮丁時逢殃孰可奈何
兮勞心涓涓涕滂沱兮

右惜賢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辭九年而不復兮獨
覽覽而南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遵野莽

以呼風兮步從容於山藪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
寂寞倚石巖以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登巔岼以長企
兮望南郢而闕之山修遠其遼遼兮塗漫漫其無時聽
元鶴之晨鳴兮于高岡之峨峨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
洲而安歌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
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
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而含哀聊須臾以時
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假簧以舒憂兮志紆鬱其難釋

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長噓吸以於悵兮涕
橫集而成行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鴛鴦
與乘馭兮雜班駁與闐茸葛藟藂於桂樹兮鴟鴞集於
木蘭偃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惡虞氏之簫韶
兮好遺風之激楚潛周鼎於江淮兮爨土鬻於中宇且
人心之有舊兮而不可保長遭彼南道兮以征夫宵行
思念郢路兮還顧睠睠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泣如頽兮留思北

顧涕漸漸兮折銳摧矜凝汜濫兮念我玆玆魂誰求兮
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右憂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歲兮姿
盛質而無愆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忠正
之悃誠兮招貞良與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
其若淵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逐下秩
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荆讒賊於中瘤兮選呂管於

榛薄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三苗之徒
以放逐兮伊皋之倫以充廬兮反表以爲裏兮顛裳以
爲衣戚宋萬於兩楹兮廢周邵於遐夷却騏驥以轉運
兮騰驢羸以馳逐蔡女黜而出帷兮戎婦入而綵繡服
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破伯牙之號鐘兮
挾人箏而彈緯藏璿石於金匱兮捐赤瑾於中庭韓信
蒙於介冑兮行夫將而攻城莞芎棄於澤洲兮炮蜃蠹
於筐簞麒麟奔於九皋兮熊羆羣而逸囿折芳枝與璫

華兮樹枳棘與薪柴握釜蕙與射于兮耘藜藿與蘘荷
惜今世其何殊兮遠近思而不同或沈淪其無所達兮
或清澈其無所通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雖
蹇蹇以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誠惜芳之菲菲兮反以
茲爲腐也懷椒聊之藹藹兮乃逢紛以罹詬

歎曰嘉皇既沒終不返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讒人譏
諛孰可愬兮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行嗟累歎聲喟喟兮
懷憂含戚何侘傺兮

右慙命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嶮巖兮阜杳杳以蔽
日悲余心之惛惛兮日眇眇而遺泣風騷屑以搖木兮
雲吸吸以湫戾悲予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陸旦徘
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髮披披以鬢鬢兮躬劬勞
而瘠悴魂飢飢而南行兮泣霑襟而濡袂心嬋媛而無
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違郢都之舊閭兮回湘沅而遠遷
念余邦之橫陷兮宗鬼神之無次閔先嗣之中絕兮心

惶惑而自悲聊浮遊於山陬兮步周流於江畔臨深水
而長嘯兮且倘佯而汎觀興離騷之微文兮冀靈修之
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軌於初古道修遠其難遷
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背三五之典刑兮絕洪範之辟紀
播規槊以背度兮錯權衡而任意操繩墨而放棄兮傾
容幸而侍側甘棠枯於豐草兮藜棘樹於中庭西施斥
於北宮兮妲己倚於彌楹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
馬圉蒯瞶登於清府兮咎繇棄於桎外蓋見茲以永歎

兮欲登階而狐疑
乘白水而高驚
兮因徙弛而長詞

歎曰倘佯壚阪
沿水深兮容與漢渚
涕淫淫兮鍾牙已死
誰為聲兮纖阿不遇
焉舒情兮曾哀悽愀
心離離兮還顧高丘
泣如灑兮

右思古

洪範五行傳

雨木冰

春秋成公十六年

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
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
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
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

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御廩災

春秋桓公十四年

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

齊大災

春秋嚴公二十年

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為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

西宮災

春秋釐公二十年

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

新宮災

春秋成公三年

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

宋災 春秋襄公九年

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宋災 春秋襄公三十年

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

陳火 春秋昭公九年

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

宋衛陳鄭災

春秋昭公十八年

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
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
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
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
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皐也

趙叢臺災

高后元年

是時呂氏女爲趙王后嫉妬將爲讒口以害趙王王不

寤焉卒見幽殺

未央宮凌室織室災

惠帝四年

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
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其乙亥凌室災
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
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
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
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

氏子弘爲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

未央宮東闕罌惡災

文帝七年

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罌惡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即位賈誼等以爲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

燕城南門災

昭帝元鳳元年

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爲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

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爲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

孝文廟正殿災

元鳳四年

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爲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顓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

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通詩尚書有明愍之性光
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
將爲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
中孝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既
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
後遂誅滅

孝武園白鶴館災

元帝初元三年

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爲佞臣石顯

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官

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

永光四年

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爲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爲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

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門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爲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即位顯卒伏辜

大水亡麥禾

春秋嚴公二十八年

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

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既流二世奢淫之患也

石言於晉

左傳昭公八年

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宋大水

嚴公十一年

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而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

大水

嚴公二十四年

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

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秋大水饑

宣公十年

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
子纁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
邾之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

秋大水

襄公二十四年

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
姓騷動後又犯彊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恒雨書

向以爲大水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

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

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旣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

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

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
騶奴宰人游居娛戲驕嫚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
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
至賤也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爲嗣即位狂亂無
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爲庶
人賀爲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
犬旤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
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

爲列侯復有鼻死不得置後又犬旤無尾之效也

雄雞自斷其尾

近雞旤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
田於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未及而崩三子爭國
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子鼂奔楚而敗

元帝永光中雄雞生角京房以爲已知時恐當
之

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爲政之

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

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成公七年

以爲近青祥亦牛旤也不敬而備霽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旤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

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

鼯鼠食郊牛牛死

定公十五年

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臯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徠歸鄆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

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
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魍魎食郊牛

哀公元年

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
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公不寤身奔於粵
此其效也

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景帝三年

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

朝陰與楚王戊謀爲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
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天戒若曰與楚
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亡
庶徵之恒暘

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
雨

多麋

嚴公十七年

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

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
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叔終皆誅
死幾亡社稷

庶徵之恒與

書

春秋凶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

春凶冰

桓公十五年

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
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

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

二月無冰

成公元年

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春無冰

襄公二十八年

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飢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

隕霜不殺草

僖公三十三年

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
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
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
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
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
赤三家逐昭公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

書序

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
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
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也

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

書序

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
祥也

十二月李梅實

僖公三十三年

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

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頌君作
威福

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
枝葉上出屋

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

鸛鵒來巢 昭公二十五年

有蜚有蠹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鸛鵒言來者氣
所致所謂祥也鸛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

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
鵠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
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
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
出奔於齊遂死于外野

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憤泗
水中死者數千

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王謀

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憤于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憤死于水之效也

禿鶯集昌邑王殿下

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

宋有生女子赤而毛

魯襄公時

時則火災赤眚之明應也

天雨血于宜陽一頃所

惠帝二年

赤眚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與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
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及不當立之王
退王陵趙堯周昌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
血

庶徵之恒寒

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與煖而已

故籍秦以爲驗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
于呂不韋及嫪毐封毐爲長信侯以太原郡爲毐國宮
室苑囿自此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
危害舒輿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毐懼誅作亂始皇誅
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
四千餘家于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
緩急如此寒輿輒應此其效也常雨屬貌不恭

十月雨雪

桓公八年

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冬大雨雪

釐公十年

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

正月大雨雪

昭公四年

昭取于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

十月隕霜殺菽 定公元年

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

秋大雨雹

釐公二十九年

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

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
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
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
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
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
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

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
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遂要崤阨以敗
秦師匹馬騎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不惟舊而聽虐謀
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也

無雲而雷

秦二世元年

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
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
以亡

河魚大上 史記秦始皇八年

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於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

秋螽 桓公五年

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

有蜚 嚴公二十九年

蜚色青近青青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
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
淫於二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
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
卒皆被辜

秋雨螽于宋

文公三年

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八月螽宣公六年

先是時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十三年秋螽公
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

八月螽襄公七年

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郊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十二月螽哀公十二年

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
取於民之效也

齊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

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嘯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左傳

嚴公

八年

近豕禍也先是齊襄淫于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
殺威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絀
之無知帥怨恨之徒攻襄于田所襄匿其戶間足見於
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于足虐急之效也

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國壞都竈銜其脯六七枚

置殿前

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誅殺
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黼于庭黼
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

穀洛水鬪將毀王宮

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

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
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實澤今吾執政母乃有所辟而
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母

乃不可乎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
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爲卿大夫將分
爭以危亂王室也是時世卿專權僭括將有篡殺之謀
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諫
謀簡嫚大異任其私心塞埤擁下以逆水執而害鬼神
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
僭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
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

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圜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爲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

恒風
書

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
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

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人

漢文帝二年

是歲南越反攻淮南邊淮南王長破之後年入朝殺漢
故丞相辟陽侯上赦之歸聚姦人謀逆亂自稱東帝見
異不寤後遷于蜀道死靡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釐公十五年

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

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瞑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瞑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于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宣公三年

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區霽昏亂亂成于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

存胸行有獻五足牛者

秦孝文王五年

近牛禍也先是孝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秦將致危
亡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

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者

景帝中六年

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
三十餘里納于邪臣羊勝之計欲求爲漢嗣刺殺議臣
爰盎事發負斧歸死既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霽

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

周景王將鑄無射鐘

昭公二十一年

是時景王好聽淫聲適庶不明思心霧亂明年以心疾崩近心腹之病凶短之極者也

周三川皆震

幽王二年

金木水火沴土者也

三川竭岐山崩

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事執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姒廢其正后廢后之父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

九月癸酉地震

文公九年

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

五月甲子地震

襄公十六年

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爲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閭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五月己卯地震

昭公十九年

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八月乙未地震

昭公二十三年

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

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四月甲午地震

哀公二年

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

沙麓崩

釐公十四年

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

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
天子蔽晦及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
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

夏梁山崩穀梁傳曰靡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

臣而哭之廼流

成公五年

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
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
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溴梁之會天下大

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

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

文帝元年

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勿盛齊楚之君今失制度將爲亂後十六年帝庶兄齊悼惠王之孫文王則薨無子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爲王賈誼鼂錯諫以爲違古制恐爲亂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百餘萬漢皆破之春秋四國同日災漢七國同日衆山潰咸被其

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

山崩離江江水逆流三日迺通

成帝河平三年

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篡位

秋有蜮嚴公十八年

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

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之象也時嚴將
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篡
弑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于二叔二叔以死兩子
見弑夫人亦誅

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楷矢貫之石砮
長尺有咫

隼近黑祥貪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于廷國凶表
也象陳眊亂不服事周而行貪暴將致遠夷之禍爲所

滅也是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爲彊陳交晉不親附楚
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亂陳乘而侵之卒
爲楚所滅

褒姒滅周

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諄亂逆天故有龍龜之怪近龍
蛇孽也滌血也一曰沫也縻弧桑弓也箕服蓋以箕草
爲箭服近射妖也女童咎者禍將生於女國以兵寇亡
也

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

左傳昭公十九年

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鬪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

中至乙亥夜去

惠帝二年

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

呂太后幽殺三趙王諸呂亦終誅滅

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
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
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
傅瑕使僂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
公立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左傳文公十六年

近蛇孽也泉宮在囿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

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文公夫人大歸于齊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

生子而死

史記

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
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
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天下而還自滅之
象也

有馬生角于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
角長二寸皆大二寸

文帝十二年

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是時吳王濞封有
四郡五十餘城內懷驕恣變見於外天戒早矣王不寤

後卒舉兵誅滅

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晦

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至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弑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病也

十月朔日有食之

桓公十七年

是時衛侯朔有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朔藉助五國
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魯夫人淫失于齊卒殺桓
公

三月日有食之嚴公十八年

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
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
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嚴公二十六年

時戎侵曹魯夫人淫于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

五月日有食之

僖公十五年

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七年

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
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弑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夫
人自外入而篡位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四年

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
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
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昭公三十一年

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定公十五年

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

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在七月初

惠帝

七年

五月微陰始起而犯至陽其占重至其八月宮車晏駕
有呂氏詐置嗣君之害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

武帝建元二年

奎爲卑賤婦人後有衛皇后自至微興卒有不終之害

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

有食之在翼八度

武帝元光元年

前年高園便殿災與春秋御廩災後日食於翼軫同其
占內有女變外爲諸侯其後陳皇后廢江都淮南衡山
王謀反誅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

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張十二度

元鳳元年

己亥而既其占重後六年宮車晏駕卒以亾嗣

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

成帝和
平元年

其占恐害繼嗣日蚤食時從西南起

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

成帝建
始元年

朏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反
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
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嚴公
七年

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

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文公十四年

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
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
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
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
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
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中國既亂夷狄

竝侵兵革從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
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
齊師于鞏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
孛星災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
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
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昭公十七年

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

君臣乖離亭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
角亢氏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
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鼃子鼃楚出
也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
鼃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
鼃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
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
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亭彗

流炎所及之效也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餘乃入

高帝三年

是時項羽爲楚王伯諸侯而漢已定三秦與項羽相距
滎陽天下歸心於漢楚將滅故彗除王位也

九月有星孛於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

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文帝後七年

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爲燕又爲吳越齊宿在漢中負
海之國水澤地也是時景帝新立信用鼂錯將誅正諸

侯王其象先見後三年吳楚四齊與趙七國舉兵反皆誅滅云

六月有星孛于北方

武帝建元六年

明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而陳皇后驕恣其後陳后廢而淮南王反誅

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

宣帝地節元年

太白爲大將彗孛加之掃滅象也明年大將軍霍光薨後二年家夷滅

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

成帝建始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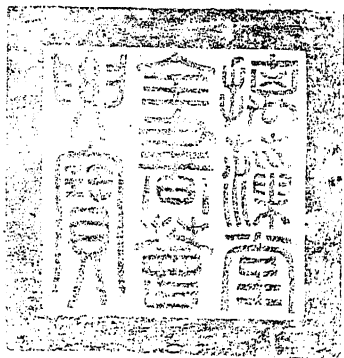
營室爲後宮懷妊之象彗星加之將有害懷妊絕繼嗣

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

成帝元延元年

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秦項之滅星孛大角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梅德